

# 长三角地区首个女性墓志铭拓片展正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展出

# 她们的名字，刻在石头上

“古今之坎坷而不伸其志，诚惘而不容于时，嗟恨以歿，寂寂无闻者，不仅士大夫也，惟妇女为尤甚焉！虽有朝廷之旌表，不数年而蔓草荒烟，谁复知为谁氏妇、谁氏女者？况于其可传之事实耶！”

这是清人徐翹为外祖母杨孺人所撰的墓志铭中的一段。几百年后，它被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提取出来，用作近日开展的名为“芳华”的女性墓志铭拓片展的结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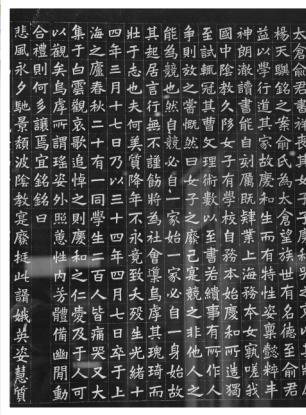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展览是长三角地区首个女性墓志铭拓片展，也是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开年原创大展。全展共65件拓片，通过将铭石背后的故事连缀、拼合，呈现一幅生动、立体、丰富的古代江南女性历史群像，重现她们的人生故事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


谢长达

清故户部郎中王公元配谢夫人墓志铭拓片



清太仓女子俞庆和墓志铭拓片

## 不是羊角面包 是垂肩冠



3月17日，有网友发了一组李一桐新剧《金枝》的造型路透图片，李一桐头上顶着的造型颇有点夸张的冠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。“好像顶着羊角面包来了”“这是奥特曼之母吗？”“怎么U形枕也能上头了”“感觉像牛魔王”“法老同款”。

路透照片中出现的看起来有点像羊角面包的冠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，这是宋朝时特别流行的垂肩冠，也被叫做鞞肩冠。鞞肩的意思就是下垂到肩膀，垂肩冠在宋代团冠的基础上长垂四角发展而来，最初因其冠体高耸、两翼宽阔，而影响到日常生活，宋廷为此曾下达“高毋得过七寸，广毋得逾一尺”的禁令。《宋史·礼志》中描述艺妓李师师的装扮便是“鞞肩鸾髻垂云碧，眼入明眸秋水溢”。

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也提及了这种冠，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，济州金乡县发掘出一座古墓，是东汉初大司徒朱鲋的墓，墓室的石壁上都刻有的人物、祭器、乐架之类的图像。“妇人亦有如今之‘垂肩冠’者，如近年所服角冠，两翼抱面，下垂及肩，略无小异。”

目前并没有发现垂肩冠实物，人们对于垂肩冠的外观复原大多来自壁画或瓷俑，垂肩冠实物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材质还有一定争议，在梅尧臣的《当世观画》诗中，写的是“白角莹薄垂肩冠”，有人认为垂肩冠应当是轻盈而薄的，可能上面有纱布，但也有人认为垂肩冠应该是一种透明的角冠，在白角上做进一步装饰，服饰史学者陈诗宇在为《清平乐》做服饰指导工作时，为王楚然扮演的张贵妃选配了垂肩冠，而且是当时一度流行的“垂肩花冠”，这个冠的主体是白角，上面点缀了鲜花，陈诗宇解释说：“最早我也觉得是头纱，不过综合对比之下，透明角冠的可能性也很大。”

据考证，造型夸张奇特的垂肩冠是宋人与女真人衣冠服饰相互影响的结果，但其流行时间并不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垂肩冠的四角逐渐趋直、缩短，最终演变为“短冠”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
撰文者、书丹者、篆盖者均出自张氏一门，她们是清代著名才女三姐妹，她们的叔父张惠言是常州词派开创者。三姐妹各有所长：大姐工诗词经史，三妹工书，小妹善篆书。一方墓志，由三位才女合力完成，本身就是江南才女文化的见证。

墓志里还有一个细节：墓主的婆母“好读书，工画竹”。寥寥几字，透出那个时代贵族女性诗文书画创作活动的普遍。

还有一位“高能量”的王太安人，爱喝酒，好为人评断曲直，整天妙语连珠，毫无倦容。晚年得风疾，依然一痊愈就又操作往来，如是反复三次。侄子为她写墓志，拿自己吃斋念佛的母亲作对比：母亲沉默寡言，叔母精力充沛；母亲常伴青灯，叔母爱管闲事。但叔母去世时，头顶仍热气腾腾——在当时迷信的说法里，这叫“往生之相”，可见其慈惠正直。

“墓志铭里不只是模板化的溢美之词，还有活生生的人。”策展人说。被打捞出的这些生活细节也正是此次展览所要突出强调的地方。

更令人感佩的，是那些超越闺阁的家国情怀。《浩封一品夫人元和陆文端公配吴夫人墓志铭》由吴郁生撰文、朱益藩书丹，记述了晚清重臣陆润庠元配吴夫人在时代巨变中的明智见地。她一生经历太平天国运动、甲午中日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，曾劝慰丈夫：“天步艰难，大臣报国，义不顾家。家中事，吾一身任可也。”短短数语，既体现了女性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，也折射出时代变迁对个人与家庭命运的深刻影响。

清代有一位陈太夫人，嫁给晚清名臣吴大澂。她的两个女儿，一个嫁袁世凯长子袁克定，一个嫁袁江名士费树蔚。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，她向小

女儿感叹：“今日之中国犹人剧病，岂堪乱投医药。”临终前仍念叨：“所冀天心悔祸，毋使遗黎重遭浩劫耳。”思虑澄澈，尽显忧国之心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一方名为《寿泉记》的碑刻，它并非墓志，却同样感人至深。文中记述陈公亮为母亲杨太夫人庆祝九十寿诞，杨氏却忧心时局，认为自己虽为一老妇人，无力致理安民，但仍应尽力为一乡百姓谋利。于是其子遵母命在丽娃乡杉渚桥北凿井，日出水五百石不竭，使当地恒有汲，早有资。此井被命名为“寿泉”，铭刻下一位平民老妇人的济世情怀。

此次展览，还展出了《清故户部郎中王公元配谢夫人墓志铭》。墓志铭由其子王季烈撰文、罗振玉篆盖、周梅谷刻石，名家合力，文、书、篆、刻俱精。

谢夫人名谢长达，22岁嫁王颂蔚，随居北京。丈夫去世后，她携子女南归苏州。

清光绪二十七年，她在苏州首创放足会；光绪三十二年，创办“振华女校”，取“振兴中华”之意，为今苏州市第十中学前身；辛亥革命爆发，她又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队，捐衣募粮。

策展人说，从清朝诰命夫人到民国支持革命，谢长达并没有被禁锢在时代的局限里，反而站在时代的前沿，成为苏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，令人敬佩。

“女子之废，己实竞之，非他人之能为也，然自竞必自一家始，一家必自一身始。”这是《清太仓女子俞庆和墓志铭》里的一句话。俞庆和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塾——戊戌变法背景下创办的新式女学。她21岁早逝，却在墓志中留下这句话，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。

此次展览以“芳华”为题，典出《九章·思美人》，“芳与泽

其杂糅兮，羌芳华自中出。纷郁其远承兮，满内而外扬”，取其美质内含、光华外耀之意。

策展人解释说，这正是策展团队对这批展品的深刻解读——墓志铭的初衷便是记录下墓主“功德材行志义之美”，使后人见之，令“死者无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严”。而对于在正史中寂寂无闻的古代女性而言，她们不应该成为无名的“谁氏妇、谁氏女”，更不应该被掩埋在蔓草荒烟之下。因此，这一方墓志，便成为她们留存于世的重要甚至唯一印记。

策展人告诉记者，本次展览分为“樛木博惠”“觥觥厥族”“照照兰蕙”“彤管无穷”四大单元，从多重维度对女性墓志铭展开深度解读。从这些拓片，可以瞻仰古代女性的个体品德与行迹，也可以洞察世家大族中女性的角色与境遇；可以品鉴文人名士所撰女性墓志铭的文辞书法，也可以探寻女子教育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。

“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本次展览，能让那些为史传所不载的妇女，得以再次拥有姓名；同时通过馆藏展品，从女性个体与普通家庭的微观角度，展现古代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。”策展人说。“同时，情感是古今相通的，虽然墓志铭难掩历史局限性的影响，我们还是希望这次展览中，当观众驻足于某一方碑石时，仍能被那些鲜活的故事和真挚的悲欢打动。”

(本文图片均由馆方提供)

志盖上写的是“故施母万孺人”。

这是古代女性常见的称谓方式——依附于夫家，隐藏在“谁氏妇”“谁氏女”的模糊指代里。但策展人左悦指着拓片上的小字，那里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墓主名万一恒。

“一万”的万，“一二三”的一，“恒心”的恒。她有名字。

万一恒的人生，浓缩在几百字的墓志铭里。婚后两年，丈夫去世，她倾其所有操办丧事，“营葬之盛，光贲幽壤”。下一句笔锋陡转，“寒灯夜雨，吊影挥泣”——那个在深夜里独自面对孤灯的身影，跃然眼前。

之后的日子，她日夜纺织，陪儿子读书。儿子最终走上仕途，家业得以中兴。“一个人有脆弱的时候，也有坚韧的一面，这使她们的形象更为鲜活真实。”策展人说。

翻阅明代墓志，会发现很多被湮没已久的名字。明代女性名字中频繁出现一个“妙”字：妙真、妙安、妙玄、妙缘、妙贞、妙善、妙清、妙祥……“妙”本义精微美好，既指容貌秀丽，也寓品德贤淑，还带几分道教色彩和艺术灵性，体现了古代社会中父母对女儿的期望。而在展览最后部分的拓片上，记者发现，女子姓名的风格变了，不再是“妙真”“妙安”，而是“振飞”“光夏”——民国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名单上，那些逐渐中性化的名字，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。

墓志铭上还遗存更多的生活细节。

明代有一位杨妙玄，生活清贫，儿子中举做官后，有人劝她换上华美新衣。她回答：“非吾性，贵亦不在是也。”——这不是我的本性，彰显高贵亦不在于衣服华贵。这句话被刻在石头上，穿越数百年，如今读来依旧掷地有声。

《曲阜县令妻程孺人墓表》是展品中颇为特别的一件。